友會談叢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友會談叢
作者：上官融　宋

序

余讀古今小說、洎志怪之書多矣，常有跂纂述之意。自幼隨侍南北，及長旅進科塲，每接縉紳先生，貢闈名輩，劇談正論之暇，開樽抵掌之餘，或引所聞，輒形記錄，并諧辭俚語，非由臆說，亦綜緝之，頗盈編簡。今年春策不中，掩袂東歸，用舍行藏，下學上達，賴庭闈之蔭，無菽水之勞。顧駑駘之已然 ，詎規磨之可益。身閒晝永，何以自娛？因發篋所記之言百餘紙。始則勤於探綴，終則涉乎繁蕪。於是乎筆削芟蔓，得在人耳目者六十事。不拘詮次，但釐為三卷，目之曰《友會談叢》。且念袁郊以步武生疾，則《甘澤》之謠興；李玟以養病端居，乃《纂異》之記作。苟非閒暇，曷遂摛毫。彼前輩屬辭，不將迎而遇物；而小子晞驥，甘萋菲以成章。深慚雞肋之微，竊懷敝帚之愛。穀梁曰：「信以傳信，疑以傳疑。」子夏曰：「雖小道必有可觀者。」博練精識者，幸體茲而恕焉。其如杼軸靡工，序述非據，盖事質而言鄙，學淺而辭荒，誠語怪之亂倫 ，匪精神之可補，聊貽同志，敢冀開顏。天聖五年七月朔華陽上官融序。

卷上

太祖初年，神降鳳翔府盩厔縣望仙鄉張氏家。張，愚民也，設神座，烹羊豕，祀之若巫覡事，像則寂爾，聲乃冷然，辭旨幽深，聞者增懼。秦雍之地，祈禱畢臻。未幾，神謂張曰：「吾禺疆之官屬，上天之尊神也，羊豕之屬，固非其物，悉宜撤之，但設香菓。」涖府者以事動遠邇，驛置上聞。開寶末召張氏於闕下，未遑崇奉，值有同軌之會。及太宗即位，錫張氏命服道號為羽人焉，令於所降之地置太平宮，以旌其事，乃俾主之。先是，張氏在閭里不拘小檢，使酒忤物，鄉人賤之。及天神所憑，則詳雅方正，真有道之士。景德中，王人張綸因被命來岐下，與府尹語張氏在鄉曲為人所惡。一時之語，不復記憶。適值長安宰魏昌弼亦在府中，相拉詣太平宮，焚禮，方升殿拜，神降幃中謂綸曰：

「卿數日前與鳳翔知府說何事？」綸戰汗驚怛，罔知所措，但俯伏稱不省知。又曰：「卿再思。」綸忽悟曰：「臣曾與知府說張在鄉曲事。」又曰：「鄉曲縱逸，不足為累。自今更不得說。」自陝以右，雖有見者，憚公方嚴，不敢妄泄。及公首冠治衡，出俸修餙圃田神祠，自為文記，始與人言，則爛熳於衆口矣。

曹州定陶縣長樂鄉呂煥，操心凶險，使酒剛暴，動作不法，閭里為患。大中祥符五年春，民間太牢瘴疫大起，煥家所有皆殞，同鄉則十損三四。煥恨已無子遺而妬他存者，常蓄致害之意。問有斃踣，以物拽歸，剖磔腸胃，棄於放牧之地，欲令熏染，覬令似己。遠近畏之，莫敢為言。是歲夏，煥以無力耕鑿，亦不播植。復見他人之畝，鬱然佳苗，顧己之田，鞠為茂草，心愈不平。一旦風雹驟至，煥亟詣田中，仰天祈曰：「願風雨更甚，雹塊益大，擊仆稼穡，用快我心。」言未畢，陰雲轉濃，咫尺不辨。忽見三人，衣青執捶，叱煥曰：「爾愚賤之人，不能勤力自養，而乃幸如此。吾雷電之使也，殺爾何益，然俾世人知有天道，欲加小懲。」遂驅之南去。於是持冰片，令抱之而行，長與身等，旋驅旋叱，艱苦備極。時於袖中探冰丸使含之，仍謂曰：「茲爾之自招也。」但覺寒凜徹骨，戰慄靡定，奔馳百餘里，各不少息。相次晴霽，煥忽如夢覺，復在舊處，四肢疲薾，若中沉疾，家人扶之而歸。厥後，疾雖平愈而精神恍惚，疑奪其魄也。

陝西山川形勝，而耀州為最，故唐帝陵多在其境。天聖三年，李夕拜防典是郡，予自回中入京，公以書邀予過郡，館於東齊。郡有僧道元者，且九十餘，耳目不衰，予往訪焉。謂予曰：「茲郡即唐京兆府華原縣，因溫韜建焉。老僧少年時嘗見一薛將軍說唐末事，一一可憶。」薛將軍者即當時閹監，歷事昭宗。相獻議誅宦官，薛避難竄身草莽。及莊宗入汴，反星冠羽服為道士焉。厥後隸名是郡開元觀，至太祖受命時尚在，亦九十餘，但民間仍呼為將軍焉。溫韜之起兵連邠，次梁華內外，相結合蟻聚，動至數萬。睢盱屈强，法令莫制，遂建縣為郡，自頒符節。唐帝諸陵，靡不開發，金寶之玩，取以自資。既開簡陵，內有銀羅漢十八身，各高五尺，其山座具備，環列於梓宮。每一身以十餘牛擡致，方出隧道。載以大車，碎之造器，他物莫有存者。簡陵乃懿宗也，今在州東北山造作，側旁有民肆，謂之園陵店。其開發之跡，依然可尋。予按《唐書》，自武宗憤釋氏恣橫，思去根本，詔令一出，掃蕩幾盡。大中已後，漸次仍舊。及懿宗愍前朝之致毀，乃竭力以興復。故修崇寺宇則又過之 ，羅漢環於梓宮，即其意也。

唐段成式說大曆中有乞兒無兩手，以右足夾筆而寫經，此誠詭遇也。然今京師有一婦人，年四十餘，全無兩臂，自兩肩如削，巡行衙井 ，求丐為事。每梳頭髻，右足夾櫛，左足綰髮。及繫衣、浣面亦如之。其輕捷便穩，匹手無異 。人多擲錢贈之，亟伸足取，貫革

繩之上，畧無凝滯。予為兒時見之，雖出處不定，時踰一紀。而豐凶寒暑，彼且無恙，體常充，衣亦自蔽，又段夕拜曄言 ：景德中，因事到岳下，曾見一婦人。無雙臂，但用兩足刺繡鞣片，織緻與巧手相若，服飾頗潔。每止之處，觀者如堵，人競以錢投之。噫！世有無用之人 ，手足完具，不能自養，乃甘死於溝壑，是手臂反不如此二婦人足也，悲夫！引以駭成式之言，信不誣矣 。

相國呂公端任補闕，與一供奉官被命同往高麗。既達其國，宣朝命畢，以風信未便，在高麗將及半年。未幾風便回楫，王加等贈遺奇珍異貨，盈載而歸。先是供奉者以公所得置之船底，己之所得在公物上，慮水氣見過也。公亦不問措置，委之而行。方至海心，風濤四起，舟欲傾倒。公神色自若，供奉者倉皇失圖。舟子前曰：「風濤之由，以公等所載奇異，海神必惜，不欲令到中國，但少拋水中，風必止矣。」公如其言，令左右擲之。才半，風息，得達登州岸。遂開其載，則在下者呂公之物咸在，而供奉之物居上者畧無子遺矣，校供奉之物已罄矣。諒非海神秘惜，蓋罪小人用心奸險也。公以所存者中分入之 ，亦仁厚矣。

邠州靈應廟者，景德中詔修飾，內翰楊貳卿億在西掖日，被旨述記，今揭示於翠（玉）〔琰〕即其事，而州人嚴奉，其來久矣。被奸濫之輩，互相表裏，鼓惑愚民。於殿堂後別起密室，室內有巨穴，穴上覆繡箔，映以旌旛香几，外不得窺。廟祝稱云：「神已親享。」但見舉空器而出，以是莫敢致辨。大中祥符中，故掌武侍中王嗣宗，自長安移鎮邠土，素聞其事，而無跡可究，心常怒之。下車將半載，會子弟院有娩懷者，遂募民婦乳焉。其婦乃廟祝棄妻，怨舅姑無恩，懷憤頗極。遂言其穴乃群狐所聚，潛兩童子其間，俾竊杯柈之薦也。聞者達事於公，公喜得其狀。翌日入廟，俯覘穴中，偽神其事，廟祝因而贊之，都不知公審其詐。遂令設酒殽於穴側而謂曰：「豐潔之祀，覬神必享。吾當扃鑰其戶，慮外物所侵，慎無擅開，信宿後躬來省視也。」廟祝不諭其意，及期公至，啟戶則杯柈宛然。據棄妻之言鞫之，於是引伏，立笞其背，盡室遂去。後召騎兵千人，執弓矢鷹犬，環於廟垣，投薪塞穴，秉炬燎之。烟涌四出，群狐奔走，頃刻擒戮，靡有噍類。密以泥緘其門，禁絕祭事，但春秋旅奠而已。異哉！城狐社鼠，古昔所嗟，未若此飽飫鮮肥，憑侍廟貌，一旦蕩其窟穴，小大無遺。雖滿盈而自招，亦值王公之毒手。

故滄州節度使米信，本銀下部落，以軍功累官至加節鉞。纖嗇聚斂，為時所鄙。京師龍和曲築大第，外營田園，內造邸舍，日入月算 ，何啻千緡。其長子任供奉官，以信之故，不敢自專。但於富室厚利，以取錢自用，謂之老倒還 ，兼與契券為約。其詞以若父死鐘聲才絕本利齊到之語，蓋謂信才瞑目而亟還也。於是私募僕夫十餘輩 ，飾珍異以袍帶 ，

令伺於宅左右。俟其出門，擁掖而去。鞍馬服玩，備極珍異，其黨則京師搖唇鼓舌獵炙之徒，日有千數 。謂其嬉遊，則信陵、孟嘗諸公子；謂其用度，則石崇、王濟為鄙人。諂佞 互攻，聾駭不悟。而復大言人間之物，靡有難致，錢去便到，其速如神。至於進會 ，有奉其歡心者，器皿之具，盡傾與之。嘗謂盡此生逸樂，惟我而已。至信之卒時，已用過十餘萬緡，乃約齊交還 。及信葬畢，籍其餘者比信時十去五六焉 。外無官橐 ，內無私帑 ，闔門百口之給不可缺者，加以恣縱，費蕩更踰於前 。以至鬻田園，貨邸店，未周歲而日入之緡亦絕。其弟方四歲，乳母與家人竊議，若此不改，我輩皆為餒鬼。乳母乃抱小兒詣府陳訴。是時真宗在壽邸，尹開封府 ，聞之赫怒，具以上言，舉餘財與所訴之弟，供奉者斥出之，一簪不著身，仍除其班籍 。因茲索然無歸，寄跡旅舍 ，乃歷自來遊從之處求衣食，人既數四，亦皆厭矣。遂於京師多假代獄卒搖夜鈴於軍巡，聊充餬口 。素不服勞，又以踈怠被逐。京師貨藥者多假弄獅子猢孫為戲，聚集市人。供奉者形質么麼，頤頰尖薄 ，克肖猢猻。復委質於戲塲焉，韋繩貫頸，跳躑不已，旁觀為之掩淚 ，而彼殊無愧色 。噫！公侯之門，一旦如此，有其父必生其子，何足怪耶。

貝州歷亭縣民李忠，為本郡鄉兵首領。家頗儲蓄，雄視門里。多借貸與人，至收穫時必親往聚斂。有石氏兄弟，事母不孝，最推凶暴。亦嘗舉忠物，每怨忠躬來督責。俟忠及門，二石潛殺其母，曳忠於官，誣其殺也。忠以二石所執旁證明白，甘心伏法，案成棄市。忠家載其柩歸，焚之。未幾，風雨暴作，掣電迅雷，擊死二石。頃刻開霽，踣尸於戶外，背上各有朱字，言殺母之由，鄉人始知忠之冤也。時鄰村蘇氏被疾亡，經信宿，忽然而興。鄉人喜其再生，競來問訊。遽揮霍將起，曰：「茲非我家也，我本李忠，昨為石氏執稱殺其母，致自誣伏法。陰府主者曰，爾被枉死，其執爾者，今已俱至，於理甚明，爾須卻回。我訴以本身已焚爇，回且何依？」主者召案吏持薄閱之，云恰有李忠近鄰蘇公，到方兩日，但令托其身以生，我是以得歸。蘇家以為狂言，都不之信。因問蘇氏之事情，懵然莫省。李氏之家事，細微畢知。先是忠少壯而形美，蘇則長髯而麤朴。及召忠妻至，見其朴貌，惡之。忠曰：「爾何得棄我？我真爾夫也。」妻問以生平所有，乃曰：「我有鳥色馬，兼有銀數笏，埋於東窗壁下。曾與戲，竊采桑刀，置西屋瓦溝中。」驗之皆然。以至話幃箔之密，悉親屬小字，妻方果決為信。其蘇家不肯，李氏偕詣郡訴，靡能裁剸。其始末聲聞朝廷，亦無奈何。但敕本路均輸，為辨析焉。其人後終歸李氏，時大中祥符八年也。

班行錢允凝，大中祥符末督役於亳州太清宮。惟採宮中鶉鴿充庖膳，多自彈之，靡不應弦而落。朝夕不舍，栖宿咸稀。或有勉之，則曰：「天生此物供口腹，若而致罪，況人乎？」採捕之心，從茲益□ 。衆皆怒其輕脫。更一日，因彈鐘樓上者，繽紛墜地。允凝

自往取之，忽躍入殿前花欄。允凝遂踰欄而入，不覺折栢一枝，正穿足心，尖上腕露，流血斗餘。人掖之置於寢室，號呼彌月而卒，識者謂其餘誅焉。

卷中

定陶髣山，按《皇覽・冢墓記》云，本曹國葬地，彷彿似山，故名焉。其上有神祠，不詳建置，境內祈禱，頗彰靈應。太平興國三年，以地為廣濟軍，其廟備春秋之奠。至五年，秘書丞安德裕出洽軍事，下車之明年，自首春不雨如仲夏，多稼將槁，庶民其咨，驕陽日熾，或言髣山神祠。安備禮詣禱，方灶香奠罢，神自幃中冉冉而出，古服峩冠，拱揖而立。安以至誠所感，殊不為懼，遂訴愆亢之災。答曰：「某堆阜之神，久竊鄉人之薦，愧無酬答，恨力小位卑，不能興致雲雨。雖則龍司厥職，動息由天，然上帝亦知旱暵時久，將施甘澤。今念公靡憚炎爍，俯為生聚，某當至主者室密伺雨信，必得先期而報也。」言訖而隱。安詢於左右，皆云適無所見，惟爵小吏覩焉。安既歸，是夕纔寐夢，其神曰：「雨候甚近，只在來早。」安大喜，詰旦會僚佐而白之，衆以為誕，未有信者。俄而陰雲四塞，雷電齊至，大澍三日，千里告足，乃賀曰：「此明公之誠感髣山之驗也。」翌日，安具牲牢拜謝。

泰州推官滕宗諒有知人之鑒。向侍中（珙）〔拱〕，本路下丁操刀者，最無行檢。滕布衣日，偏與親狎，不以刲宰待之。向私一婦人，相得頗厚，其婦人患厥夫窺伺，置堇毒斃之。洎向之來，具道其實，云：「茲後無礙矣。」向聞之大怒，捽婦人至市，具疏其事而逸，人義之，而亦不逐。或謂滕曰：「向凶穢若此而與之交，豈不累盛德乎？」滕曰：「似向公者真奇士也，爾輩碌碌，焉能知之。」才十數年，果奮發遭遇，出建旌鉞。首辟滕公入幕，及保釐西郊，隨軒亦至，恩顧隆盛，終始不衰焉。

戶部張侍郎雍，滕之壻也。張本河朔人，世作田業，值犬戎入寇，盡室焉虜。既達漁陽，暮留張在寺中，主僧見之喜，令侍左右。將七八年，例得剃度。文字欲下，張思之曰：「若髡首披緇，無由逃矣。」是夕潛遁，與牧馬者偕行，始得達鄉里。井閭桑麻，易之他姓，子然無依。因游學洛中。滕時退居，見張於門側，召至而奇之，曰：「有前程人也，吾女可以妻之。」歸告夫人，夫人怒曰：「嘗謂此女奇相，當擇佳壻，如何許與丐者？是棄之耳。」滕曰：「非卿所知，況已言約 在官，法不可移，違之必貽咎矣。」夫人信而從焉，乃促張定物。張曰：「懷無百錢，何力可至？」滕笑曰：「但酒數升足矣。」依而餉之，答以襲衣束素，延於清淨院，俾勤志焉。來春果明經登科，方克備禮成會。厥後歷踐清顯，周旋三紀，終於貳卿之祿，其子今列閨籍焉。且夫向侍中之居屠肆，張

戶部之為囚虜，謂張寒餓可也，而待之以殊禮，妻之以愛女，苟非達識，曷以臻此乎。今世之人以貧富為賢愚，以炎涼為去就，聞之得不包羞乎。

呂蒙周任江南幕職，既受代，與室家婢僕輩泛舟西歸 。內一僕患疫未得瘥 ，蒙周以船小暑毒，妨於出處，又慮相染，心頗厭之，因江擠於中流 。僕者久熱被體，忽得水涼，兼素善游泳，雖困憊且甚，强隨波上下，相次至岸。有漁叟愍之，寘於家，身沾席間 。聞兩岸喧然，僕者扶力出，望見蒙周之船傾側波間，篙楫莫制，移時沉溺。僕者雪涕嗟嘆 ，與漁叟具聞官司 ，俾為索焉 。不數日，盡得蒙周及家人之屍，而僕者疾已間矣 。於是悉心致哀，舁置具櫬而焚之，辨析立標掩瘞，乃踰越險阻，白其親屬，靡懷擠江之怨焉 。夫趋走事人誠為愚賤 ，蒙周厭其臥疾，致之死地，是不仁也。及茲傾沒，僕當鼓舞而幸災，乃不念舊惡，力為主張掩瘞而告其族，此世之難能也 。則服名教曳縉紳者 ，外貌是〔人〕矣，其中心未必如斯人也。

柳如京開與處士潘閬為莫逆交 。尚氣自任，潘常嗤之。端拱中典〔全〕州 ，途出睢陽。潘先卜居在彼，迎謁河涘。時正炎酷，柳云：「可偕往傳舍，就清涼宵話也。」洎到傳舍，止於廳事，中堂扃鐍甚秘，柳怒将笞驛吏，吏曰：「此非敢靳舊傳舍者，多不自安，向無人居十稔矣。」柳強曰：「吾文章可以驚鬼神，膽氣可以讋夷夏 ，縱有凶怪，因而屏之。」於是啟門掃除 ，處中坐。閬潛思曰：「古人尚不敢欺暗室，何紿我之甚，豈有人不畏神乎？」乃謂柳曰：「今夕且歸，製少湯餌，凌晨用藉手為別，此室虛寂，請公卜宵可也。」柳喏之 。閬出，密謂驛吏曰：「柳公我之故人，常輕言自衒，今作戲怖渠，無致訝也。」閬薄暮方來，以黛染身 ，衣豹文犢鼻 ，吐牙被髮，執巨篳，由外垣上，正據廳脊，俯視堂前。是夜，月色晴霽，洞鑒毛髮，柳尚不寐，或斂衣循牆而行 。閬忽叱之，柳竦然舉目 ，初不甚懼，再呵之，似覺皇恐 ，遽云:「某假道赴任，暫息此館，非意干忤，幸乞恕之。」閬遂疏柳平生幽隱不法之事，揚聲曰：「陰府以汝積戾如此，俾吾持符追攝，便須行也。」柳乃茫然設拜曰：「事誠有之，其如官署未達，家事未了 ，盛年昭代，忽便舍焉 。倘垂恩庇之，誠有厚報。」言訖再拜，繼之以泣。閬徐曰：「汝識吾否？」柳曰：「塵下士不識聖者。」乃曰：「只吾便是潘閬也。」 柳知其所為，不勝慚沮，再三邀閬下屋。閬曰：「公性躁暴 ，不奈人戲 ，他日必辱我以惡言矣。」於是潛遁。柳亟歸舟解纜便去。聞者為之絕倒。河東剛毅人皆畏之，一旦為逍遙所怖，幾乎泣血。古人云：「雖能言之而不能行之。」此之謂也，況其下者乎。

都官員外郎中師言：至道初在京師，上元夜與朋立端門下，俟車駕以觀。俄頃，太宗乘步輦自南來，棘闈中宜僚都盧曼延之戲，溢目不可紀。其間一人負巨盎膏焰，其人迎立

於駕前，乃揚言曰：「大家看臣藏火之戲。」聖君亦為屬目。負盎者遂褫去餘服，止披一綈袍，向火盎而掩之，拉綈袍在兩手團之如無物，移時擲於地，即舉而披之，襟袖間尚氣焰四□ ，仍灼其髭眉焉。逡巡豁開綈袍，火而披之盎，盎如故，而火猛烈之勢愈甚。太宗駭視久之，賜與加等。又說應舉時於天街見弄盞者，其盞百隻，置於左右手，更互擲之。常一半在空，遞相拽擊，聲皆中節。雖覩者如堵，但心目眩轉，莫測其所學焉。夫技藝駭衆，世自有之不經見者，以為妄談。而《列子》所說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，入水火，貫金石，千變萬化，不可窮極，則藏火之人近之。又宋簡子弄七劍，迭而躍之，五劍常在空，則擲盞者方彼何足異乎。

瀛州團練使李廷渥，蒞邊郡日，虞人獲子母猢猻為獻。子甚小，繫於馬院，其子跳躍出院，為鴟所搏。母號呼奮擲，晝夜不絶。一旦齧其繩而逸之 ，捕之莫得 。忽於庖中竊肉置瓦溝上，潛身屋隙間，伺鴟下，躩跳而擒之。遽抉雙目，次除兩翅，乃携至廐舍，緩剖其腹，磔裂肠胃，陳之於前，哀號數聲以祭其子。然後寸寸斷之，肉皆析為縷焉。廐吏驚報廷渥，覩而嘆息，遂令人送入山中。噫！天性之慈，由於人也 。教彼於質則愛，愛生於心 ，周旋而不失其正者，厥惟上智乎。横目蚩蚩，識有愚下 ，惑於遠而泥於近 ，捨其本而存其末。猜嫌於是起，慈愛以絶之 ，且藥脯之詐，黄臺之詩，見聞而終弗悟者 ，其心不如禽獸 ，悲夫。

給事中董儼，蓄妓妾二十餘人，飾珠翠、曳紈綺、食粱肉，自比於王公家。而身沒未浹旬，為壽陽豪民王氏納錢三百萬易之，以二犢車載歸。諸妓妾輩悉無戚容，欣然而去。見者無不嘆惋。夫生共其樂，死忘其哀，是董之恩，無一日可思，而別姓之室，喜於再聚矣。此豈女子之心耶，豈厥裔貪其直耶？

天禧中，有丐者莫知姓氏，往來闤闠間，每至之處，亦不妄取。衣雖敝陋，形且充澤，祁寒暑雨，未嘗改易。人或呵叱，俛首便過。如此十餘年，率以為常。市井徒有張生者，貨銀為業，設肆於界中。丐者旬歲間凌晨必至，生怜之，日以五錢贈焉，頗懷感激。忽一日，生見丐者袍帶巾櫛，跨馬引僕而過，深以為訝。丐者曰：「某有兄官於交廣，連綿數任，留〔某〕京師，以至貧窶，地遠絶信，乃丐於人。兄適方歸，相見甚歡，衣裝僕馬，皆兄與也。」生然之。又曰：「自十餘年感君之恩多矣，思欲報答，今得其時。兄於曹門斜街僦得一宅，暫邀過門，夙令具饌奉俟。」生辭以故。丐者曰：「已約數賓，不可拒矣。」遂留僕導生而来，丐者躍馬先行。生隨僕出曹門，入斜街，委曲深巷，生心疑惑，且曰：「此間豈有宅乎？」僕出門指曰：「更進百步，便到也。」及至門，但破簾蔽之。及入見，丐者卻著蔽衣如故，出邀生入一堂中，惟破席而已，糞穢堆積，生

愈惡之。復謂僕曰：「召諸賓來。」又見數人，藍縷更甚，從堂後至，身皆瘡穢，環席而坐。生益不自安。又勅其僕携一器，貯濁水斗餘，置之而去。旋又取一盤，中有蒸小兒，手足具備，炎氣蓬勃。丐者親加擘折，酌水舉肉勸生。生掩口愕懼，只欲逃竄。丐者嘆曰：「此而不食，信是命也。以感恩之厚，方有茲設，他人固不得預食，吾亦無奈。」生惶恐。丐者乃於懷中出藥一貼與生，曰：「酒肉不食，君命也。此藥百粒，聊以為報。」生急實懷中，奔競而回，開視之，乃真金也。均約其直，與十數年日贈之數，恰相酬也。生方悟其神仙，悔恨無地，尋再詣其處，則迷而莫知。

卷下

婺州郡署舊傳凶怪，後堂尤甚。累年已來，但泥封窗戶，雖白晝亦無人敢至。每二千石到者，先詣焚香，然後禮上，率為常。景德中，太常博士趙沂出典是郡，素聞其事。下車之明日，命撤去泥封，豁其窗戶。將吏輩驚愕，以為開之必見異物。及啟扉，一無所有，惟糞壤而已。沂曰：「倘使凶怪，詎肯白晝而出，且久扃之室，亦宜預防。」遂令掃除。還選勁卒三十人，各持長鎗，分坐堂中，沿及戶外，嚴約曰：「惟側聆其間，稍有動處，便起向空交刺焉。」俄頃，相繼而墮。伫伺移時，更無飛者，亟白燃燭席帽，餘者似扇，朱目雪爪，尤可怖畏，悉中鋒刃而斃矣。沂令潔置廳事，黎明召僚吏以觀之，無不嘆咤。自茲郡署凶怪亦絕。噫！造化之含育至大，奇形異類，世自有之。《神異經》注蝙蝠三百歲化形為人飛，誠有之也。

光祿寺丞劉泳，少游洛下。嘗謂予曰：昔天津橋南有一第，人稱史公公宅，亦傳凶怪，閉而不居，將三十年。水竹臺榭、花木亭舘，靡不備具。每春時，遊人多率其徒，挈酒殽携管絃以就賞，實洛下之勝槩也。端拱中，有酒徒朱生者，使氣凌人。一日，少年輩邀置於席，乃曰：「茲宅凶怪，公素知之，我等願獻一醉，可能宵乎？」生曰：「是吾心也，夫人之所畏者死，吾死且無畏，況凶宅乎？」少年以為然。遂掃除，堂前設一榻而去。生酣寢其上。時方首夏，竹樹陰薄，風聲月色，蕭然滿軒。忽見兩廂閣子內門次第而開，各有小丫鬟携燈燭而出，置於階際，抽身卻入。未久，有數婦人盛餚分坐於燈下紉縫焉。生凝睇訝之。俄頃，後堂門一時大啟，牀帷器用，倏忽皆至，然後燭引二婦人，艷妝袨服，執毬杖前驅而出，傅語呼云：「令公至」。見生，不覺驚，又言「且住」。中有一人峩帽戎粧，據胡牀而坐，連叱婦人輩曰：「此必盜也，舁棄他所。」回顧間至榻前，身已在空中，被擲於堂西竹林中，體為枯枿所傷流血焉。生憤怒而起，徑至中堂，戟手大詬曰：「爾生前盜名位，佞媚於時，歿後盜人居室，煩擾於世，反以吾為盜，不自愧乎？」於是舉枕而擊之，正中其肩，驚惶而散，俄失所在。時初五更，少年輩持

火炬突門而入，訝生之無恙，競詢其由，生具以實對，及示為枯枿所傷，衆方服其膽勇焉。茲宅厥後終無人敢居。淳化四年為洛水所漂，但存故基耳。

鄧州廉察長城錢公若水，本洛下右族。未第時，婦翁殿中丞鄭處升守官大名，公往省焉。既入境，道逢故人龐登。登亦有河朔之游，相見甚歡。公先令僮僕驅輜重行，與登居後聯騎。方語笑間，公所乘馬忽雙蹄踣地而斃，公望僮僕已遠，別無乘可代，又艱於徒行，莫能為計。正相顧嗟呀，俄有一人，衣短袂衣，若王侯家紀綱僕，詢以馬斃之由，及所詣。告之。笑曰：「岐程不遠，不足為慮。」遽探懷中刃，當脅刺之，舉尾再三呵叱，馬振奮如舊。更掖公上馬，仍戒公促行，今日須達大名。公執鞭揖謝，馬行
如舊，遂不見此人，惟各駭懼，而靡知其怪。但如其言，聳轡而進，至暮到大名，處升才離鞭下，復有弊帷之事，亦異矣。

麟府州在黃河西 ，古雲中之地。與蕃漢雜居，黃茆土山，高下相屬，極目四顧，無十步平坦。廨舍廟宇，覆之以瓦，民居用土，止若棚焉，架險就平，重復不定。上引瓦為溝，雖大澍亦不浸潤。其梁柱榱題，頗甚華麗，在下者方能細窺。城邑之外，穹廬窟室而已。人性頑悍，不循理法，事公惟吏，稍識去就，降茲而下，莫我知也。俗重死輕生 ，侮法忘義 。凡育女稍長，靡有媒妁，暗有期會，家不之問。情之至者，必相挈奔逸於山岩掩映之處，並首而臥，繩帶置頭，各悉力緊之，倏忽雙斃。二族方率親屬尋焉，見而不哭，謂男女之樂何足悲悼。用繒綵都包其身，外裹之以氈，椎牛設祭，乃條其革，密加纏束。然後擇峻嶺架木，高丈餘，呼為女棚。遷尸於上，云於飛升天也。二族於其下擊鼓飲酒，數日而散 。予大中祥符七年隨侍至彼 ，聞他人多言 ，都不之信。是時王師折惟中 ，出巡邊徼 ，拉余偕往。遂深入不毛，往往見女棚置於嶺上 ，而新者氈角宛然，異俗如此，且低幃昵愛又如此。嗚呼！州境去京不及二千里，而風俗差殊 ，可駭耳目。則邕州溪洞，戎瀘之蠻蜑，前達名公書其怪，以此思彼，真為實錄 。

咸平中，家尊任蘭臺佐著，出宰建之浦城縣。到官周歲，忽有一道士司徒翊具筆札，遒婉煥然可愛。家尊素惡人詭譎，不甚在意。復值有同僚之會，一啜後令兄長延於書室。翊有怏怏之色，及見兄長幼齒，愈失所望。既坐乃曰：「某昨自汀劍經由貴邑，為闇吏所報，須至款關。然則奔走塵埃，且非投丐者。適殊不蒙見禮，深增慚怍。」乃索酒，獨汎五甌，自引聲高歌，拂袖而舞。遂以手伸其兩耳，頃刻長數寸，交於頦上，放之仍舊。復令左右伸之，俄長尺餘，亦不言止，人懼而捨之，觀者悉異焉。更無語，為求乳香數塊置冠中，長揖而去。潛令人隨之，云出西門，雖奔馬莫及也。

舊說馬嵬店嫗收得楊妃襪一隻，秘為奇玩。人欲觀者，但賂百錢得一縱目，故店嫗致富，此其好色不好德者也。今咸陽元氏財雄陝右，家有一古合，其大如缶，外砌之以雜寶，內托之以上金，旁有微缺，製作特妙。傳云開元宮中物，太真貯首飾者也。世事悠遠，莫能詳悉。尹京兆者下車之後，多假以傳玩，留不信宿，返卻持去。雖與馬嵬之韈輕重不侔，而誇人之心歸乎一揆。夫物之奇者，賞其古則古矣，若謂今之所無則謌 。

王校理質言：祠部蘇員外耆，名德之裔，好古博雅。有寶裝帶十餘條，云是陳後主所服者，及唐相小許公告身數紙，真希世物也。予侍家尊到回中，回中舊稱巨鎮。民間尚有唐時組繡佛像，廣袤丈餘，奇絕精巧，鄰於鬼工。下述贊文，末署開元之號。字亦剌出，點畫分明，而年祀深邈，止顏暗故而已。復有西塔院者主僧，世傳一袈裟。予假觀焉，大為殊絕。方如寢衣渾，背織其面狀山水之類，周回作雲氣，有裏，紫色而綾文，反覆無縫，與邊相合，四面如之，其貼相亦有開處，纖緻可愛，故非紉縫之所及。旁有織出金字，云王子年高麗國王奉為西天三藏國師造。僧徒寶惜，迄今如新。但知流傳，亦不省所得之由。予因元氏之合，舉茲數事。且金寶之玩則無古今，他物易毀而久存者珍之，無損於廉矣。昔陸龜蒙記錦裙篇，說天后羅裙紼旛，皆繡組之妙。信乎，古之奇妙有之矣，而出於高麗者尤足異也。

光祿寺丞卞禹，在科場日不修邊幅，喜酒任達，形貌龐率，膽氣自許。嘗說少年時薄遊曹社，寓於客邸，一日醉歸，夜分酒解寢興，欲拳足偃臥，但覺有物壓之重不可收。時微有呻吟聲，極以為訝。引顧僕夫，又各大鼾。壁燈復熒熒，莫測其事。而其聲漸急，禹遂蹶身而起，見一物橫加於膝，色黑而難辨。舉手捫之，初不甚懼，及持於於燈下細窺，乃是人之一臂也。鳥毛茁然覆其上，掌大而指巨，頗異於常，仍呻吟不已。禹汗出大怖，亟擲於地，嗾呼僕夫，燃燭偏覓，寂無影響。禹立遷他室，後亦無患。及訪於博識者，莫窮其怪。

段全者，薄有才思，不拘細行，歷幕席，浪跡陝右，務嘲誚取悅於人。雷掾濟陽江丁謂，好蹴踘，既貴後亦為之。全撰踘詩二十韻以獻，公奇之。內有「斜搦花腳面，闊大打廉摐」之句，稱為中的。全既公同年生也，全在長城，偶香城院蓋經閣將上梁，院僧請全作文。全俾城中少年探摭花柳中所缺之事，欲綴於詞，以播揚之。時有名妓添蘇者，知之大懼，遂與群妓議曰：「段推官口吻可長，倘遭攻擊所短，我輩掃地矣。」乃醵宴作樂，召全洎諸少年，妓等再拜，祈以掩惡之意。全酒酣，聆其言，甚有得色，顧謂諸少年曰：「昔仲尼《春秋》成而亂臣賊子懼，吾今上梁文作而群妓哀，如是吾於仲尼之門無愧色矣。」聞者莫不大噱。

金部田員外居中說應舉時，在京與豪家子張生同科，而俱少年，情頗相得，出處飲食，未嘗不同。一日晚，攜手閒步，經西車子曲，覩一大宅，旁有看窗。居中與生逼其下行，密聆其中贊美聲。洎過百餘步，生却回，窗中之人尚在，忽擲下金釵一隻，生得之，亦莫測其意。未旋踵間，宅門中有紫衣者趨出，手招生與居中，云得釵否，此某官第幾子，居班籍，奉使入蜀，久而未回，擲釵子者其婦也。約以某日於崇夏寺某院為期，先以此致意爾。居中及生依期而往，果見酒殽承迎相次，子婦從中而出，相與雜坐，時復詣之。居中屢勸生，生怒不聽，居中亦不能苦諫。未幾，某官子歸，備知其事，隱而不問，欵曲間謂婦曰：「吾昨度險棧，顛危萬端，願飯百僧，庶保無恙，爾往尼院與吾償之。」婦諾之而往 ，某官子潛伺其迹，值邀生不至。未浹旬，又謂婦曰：「後過某處，其願如初，可再往償。」妻不辭而往，張生知之，遽往會焉。某官子於是率健僕，携利劍入院，不問僧尼少長，皆殺之。厥婦與生一對就刃之 。自拘於有司待罪。太宗皇帝聞之，謂執政曰：「茲人間最巨蠹者也，傷風敗教，殺之宜矣，況勳臣之裔，何必致問。」遽舍之。中外之人莫不慶聖君之獨斷，革末俗之污濫也。居中今老矣，每想其事，亦為戰慄。

棘丞張亢，八九歲時梦皂衣人遺筆一管，及寤，言與親友間。後因戲於庭樹下，有鳥啣筆，正落亢前，其大小宛如夢中所得，人皆奇之。及長，果俊敏有文聲，愛酒落魄，不事檢束。天禧三年科塲，未嘗以習讀為意。曾於友人家假得書數冊，都不省覽。每醉歸，但用槽頭。南省奏名，來日殿試，猶尚暮回。酒醒初意闌，夜深無寐，因取槽頭書看，乃《尚書》也。燈下披讀，頓忘倦怠，不覺盡其一編。詰旦御題，有《日宣三德論》，亢恍然大悟，乃是夜來詳讀者矣，於是一揮成名，年方二十。

曹州司吏盧平，秉性姦蠹，侮文尤甚，恃茲酷虐，儕伍憚焉。好擿人陰私，多岐致害。至道中，殿中丞蔣非熊悅之，凡有施為，無不信納，郡人畏之。間日平謂非熊曰：「州界累年薦經荒歉，民室逃散，閑田且多，兼併之家，冒恣耕墾，縣胥與里户之輩，交結為弊，掩而不發，當為申明。」非熊諾其請。於是追攝四縣民吏，連繫者八百餘人，委平推約。平任性拷掠，鞫出其妄官稅，洎收子價錢十餘萬緡。平喜得實待，悉寘於法。會真宗即位，赦恩宥之，平枉法受財，是時非熊已替，郡政又新，平失所倚。復知單坦告訐，懼亦潛匿。新守素知始末，仍怒平巧詆，嚴加搜訪，未幾就擒，先笞而後鞫。平甘從吏訊，情無隱焉。案牘將具，平忽瘍生两髀，信宿潰爛，呼號苦楚，晝夜不息。一夕，為群鼠食其雙睛及齒唇舌，手足桎梏，無奈之何，頃刻告斃，人謂慘毒所召。歲餘，告人單坦者，因迎官出城，至安院陵店，俄墜馬，奔逸哀祈，衆頗訝之，逐而致詰，則曰：「盧平將刃斫我。」衆皆愕懼，旋踵間死於井中。平與坦相報之後，非熊在闕下愈

不自安。朝廷令非熊鞫獄於陶丘，每就食則見平在前，必先祭方敢下筯。非熊謂曰：「當初之事，職汝之由，及至其死，又是單坦且互聞報讐，彼此無冤，今卻復來向我，何意？」平曰：「前事雖平造意，實自殿丞方行，陰司辨析甚明，須要殿丞為證，更月餘方來追攝也。」後非熊鞫勘畢，到曹州果卒。尋火化轜櫝，值雷雨大作，涉旬不止，暴露野外，靡能致焚，時亦謂其報應焉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